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## 第十一回 晁大嫂顯魂附話 貪酷吏見鬼生瘡

莫說人間沒鬼神，鬼神自古人間有。鬼神不在半空中，鬼神只在渾身走。 身心與鬼相盛衰，鬼若縱橫心自朽。若還信得自家心，那有鬼來開得口？

膽先虛，心自醜，所以鬼來相掣肘。既知鬼是自家心，便識禍非天降咎。  
積善人家慶有餘，作惡之人災自陡。鬼打脖，神扯手，只為含冤無處剖。  
我今試問世間人，這般報應人怕否？

那珍哥在禹明吾家躲了一個多月，回到家來，見打了得勝官司，又計氏在的時候，雖然就如那後來的周天子一般，那些強悍的諸侯畢竟也還有些拘束，今計氏死了，那珍哥就如沒了王的蜜蜂一般，在家裡喝神斷鬼，罵家人媳婦、打丫頭。賣他的那老鴿子都做了親戚來往，人都稱他做「老娘」。晁大舍略有觸犯著他，便撒潑個不了，比那計氏初年降老公的法度更利害十倍。晁大舍比那起初怕計氏的光景更自不同。先年計氏與婆婆商量的要往緊隔壁娘娘廟裡燒香，晁大舍也還敢說出兩句話攔阻住了不得去，如今珍哥要游湖，合了伴就去游湖；要去游萬仙山，就合了去游萬仙山；要往十王殿去，呼呼的坐了晁大舍的大轎就去，沒人攔得；也還常往鴿子家行走。

適值一個孔舉人，原是晁家的親戚，家裡有了喪事。晁家既然計氏沒了，便沒有堂客去弔孝，也自罷休。那曉得珍哥一個，只因有了許多珠翠首飾，錦繡衣裳，無處去施展，要穿戴了去孔家弔孝。晁大舍便極口依隨，收拾了大轎，撥了兩個丫頭，兩個家人娘子。珍哥穿戴的甚是齊整，前呼後擁，到了孔家二門內，下了轎。司門的敲了兩下鼓，孔舉人娘子忙忙的接出來，認得是珍哥，便縮住了腳，不往前走。等珍哥走到跟前，往靈前行過了禮，孔舉人娘子大落落待謝不謝的謝了一謝，也只得勉強讓坐吃茶。

孔舉人娘子道：「人報說晁大奶奶來了，叫我心裡疑惑道：『晁親家是幾時續娶了親家婆？怎麼就有了晁奶奶了？』原來可你是你！沒的是扶過堂屋了！我替晁親家算計，還該另娶個正經親家婆，親家們好相處。」正說中間，只見又是兩下鼓，報是堂客弔孝。孔舉人娘子發放道：「看真著些，休得又是晁奶奶來了！」孔舉人娘子雖口裡說著，身子往外飛跑的迎接。弔過了孝，恭恭敬敬作謝，絕不似待那珍哥的禮數。讓進待茶，卻是蕭鄰宦的夫人合兒婦。穿戴的倒也大不如那珍哥，跟從的倒也甚是寥落。見了珍哥，彼此拜了幾拜，問孔舉人娘子道：「這一位是那們親家？雖是面善，這會想不起來了。」孔舉人娘子道：「可道面善。這是晁親家寵夫人。」蕭夫人道：「呵，發變的我就不認得了！」到底那蕭夫人老成，不似那孔舉人娘子少年輕薄，隨又與珍哥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可是喜你！」

讓坐之間，珍哥的臉就如三月的花園，一搭青，一搭紫，一搭綠，一搭紅，要別了起身。蕭夫人道：「你沒的是怪我麼？怎的見我來了就去？」珍哥說：「家裡事忙，改日再會罷。」孔舉人娘子也沒往外送他。倒又是蕭夫人說：「還著個人往外送送兒。」孔舉人娘子道：「家坐客，我不送罷。」另叫了一個助忙的老婆子吩咐道：「你去送送晁家奶奶。」珍哥出去了。

蕭夫人道：「出挑的比往時越發標緻，我就不認的他了。想是扶了堂屋了。」孔舉人娘子道：「晁親家沒正經！你老本本等等另娶個正經親家婆，叫他出來隨人情當家理紀的。留著他在家裡提個戲弄傀儡罷了，沒的叫他出來做甚麼！叫人家低了不是，高了不是。我等後晌合那司鼓的算帳！一片聲是『晁奶奶來了』，叫我說晁親家幾時續了弦？慌的我往外跑不迭的。見了可是他！我也沒大理他。」蕭夫人道：「司鼓的只見坐著這們大轎，跟隨著這們些人，他知道是誰？人為咱家來，休管他貴賤，一例待了他去。這是為咱家老的們，沒的為他哩！」

再說珍哥打扮的神仙一般，指望那孔家大大小小不知怎麼相待，卻己了個「齊鬍子雌了一頭灰」，夾著扶住家來了，黃著虎臉，撇著嘴，倒象那計家的苦主一般。揪拔了頭面，卸剝了衣裳，長吁短氣，怪惱。晁大舍並不知是甚麼緣故，低三下四的相問。珍哥道：「人家身上不自在，『怎麼來』，『怎麼來』，絮叨個不了！想起來，做小老婆的低搭，還是幹那舊營生俐亮！」

正沒好氣，兜著豆子炒，那個李成名的娘子一些眉眼高低不識，叫那晁住的娘子來問他量米做晌午飯。那晁住娘子是劉六劉七里革出來的婆娘，他肯去撩蜂吃螫，說道：「你不好問去？只是指使我！」那李成名娘子合該造化低，撞在他網裡，夾著個簸箕，拿著個升，走到跟前，問珍姨晌午量米做飯。那珍哥二目圓睜，雙眉倒豎，恨不得把那一萬句的罵做成一句，把那李成名娘子罵的立刻化成了膿血，還象解不過他恨來的。罵道：「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婦歪拉骨接萬人的大開門驢子狗臭屁！什麼『珍姨』、『假姨』！你待叫，就叫聲『奶奶』，你不待叫，夾著你狗扶嘴，嘈遠子去！什麼是『珍姨』！賊奴才！你家裡有這們幾個珍姨？常時還說有那死材私窠子哩，你胡叫亂叫的罷了，如今那死材私窠子己是沒了，還是珍姨珍姨的！自家奴才淫婦拿著我不當人，怎麼叫別人不鄙賤我？賊忘八！可說你把那腸子收拾的緊緊的，你縱著奴才淫婦們輕慢我，你待指望另尋老婆！可是孔家的那淡嘴私窠子的話麼？只怕我攪亂的叫你九祖不得昇天！別說你另娶大老婆在我上頭，只怕你娶小老婆在我下頭我還不依哩！從今後，我不依你叫人叫我珍姨！我也不依把那死材私窠子停在正房哩，快叫人替我揪到後頭廂房內丟去！把那白綾帳子拿下來，我待做夾布子使哩！」一片聲叫人揪那計氏棺材。

晁大舍道：「你且消停，這事也還沒了哩！計老頭子爺兒兩個外邊發的象醬聲塊一般，說要在巡道告狀。他進御本，我不怕他，我只怕他有巡道這一狀。他若下狠己你一下子，咱什麼銀錢是按的下來，什麼分上是說的下來？就象包丞相似的待善哩！」珍哥道：「沒那放屁！我打殺那私窠子來？抖出那私窠子，番屍箇骨，若有傷，我己他償命！若沒有傷，我把那私窠子的骨捨燒成灰撒了！」又把自己的嘴上著實打了幾個嘴巴，改了聲音說道：「賊賤淫婦！你揪誰的材？你待把誰的骨捨燒成灰撒了？賊欺心淫婦！我倒說你那禍在眼底下近了，叫你自家作罷！我慢慢等著。忘八淫婦！你倒要揪我的材，燒我的骨捨，把我的帳子做夾布子使！」又刮刮的打了一頓嘴，把那嘴漸漸紫腫起來。

晁住媳婦道：「不好！這是大奶奶附下來了！你聽，這那是珍姨的聲音？這不通是大奶奶的聲音麼？咱都過來跪著！」珍哥道：「他嗔您叫他珍姨，你又叫他珍姨！淫婦不跪著，你替他跪著！替我打五十個嘴瓜！數著打！」珍哥果然走到下面，跪得直挺挺的，自己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……數著，自己把嘴每邊打了二十五下，打得通是那獼猴屁股，尖尖的紅將起來。

珍哥又道：「捋賊淫婦的毛！」果然自己一把一把將那頭髮大縷捋將下來。那些丫頭媳婦跪了一地，與他磕頭禮拜，只是求饒。珍哥道：「你這些欺心的奴才！『晏公老兒下西洋，己身難保，』還敢替別人告饒！」那些丫頭媳婦們搗的頭澎澎的響，告道：「大奶奶，你活著為人，人心裡的事，你或者還不知道；你如今死了為神，人心裡誰有良心，誰沒良心，大奶奶，你沒得還不知道哩？自從大奶奶你不在了，俺們那個沒替你老人家冤屈！誰敢欺心來！」

珍哥道：「老婆們別要強辯！怎麼我的兩個丫頭落在你手哩，你大家趕溫麵，烙火燒吃，你己我那丫頭稀米湯呵！李成名媳婦捨了我的冠子，為甚麼叫你的孩子拿著當球踢？聽了那淫婦的主意，連一口湯飯也不與我供養，奴才主子一樣欺心！把那淫婦的衣裳剝了！」珍哥果然把自己的衣裳上身脫得精光，露出白皚皚的一身肉，兩個飽飽的奶。那晁大舍在旁邊看了，唬得癱去了一般。

珍哥又道：「賊淫婦！你有甚麼廉恥！把褲子也剝了！」那些媳婦們亂磕頭禱告：「奶奶，只將就這條褲子罷！赤條條的跪在奶奶跟前，沒的奶奶就好看麼？」望著晁大舍道：「大爺，你還站著哩！快來跪著奶奶，大家替他告告！」珍哥正待脫褲，又自己道：「饒這淫婦不脫褲罷！」

晁大舍也直癱兒似的跪著說：「我那日誤聽了旁人的話，後來說得明白，我就罷了。你自己沒有忍性，尋了無常。我使二三百

兩銀子買板，使白綾做帳子，算計著實齊整發送你哩。」珍哥道：「我希罕你使白綾做帳子！叫人氣不過，要拿下來做夾布子！你家裡作惡，罵大罵小的罷了，他破口私長窺短的罵孔親家婆，你聽的下去，你就鼻子裡的氣兒沒一聲？你致死了我還沒償命，又使銀子要裁派殺我的爹合我的哥！那日審官司的時節不是俺爺爺計會元央了直日功曹救護著，豈不被賊官一頓板子呼殺了？」

晁大舍只是磕頭，說：「你既為神，只合這凡人們一般見識做甚？你請退了神，我與你念十日經，還使二百兩銀子買榔打灰隔■墳，退己他老爺的地。我要再敢欺一點心兒，你就附著我。」珍哥道：「我為甚麼附著你！有你正經的冤家，不久就來尋你，你能有幾日好運哩！我合你做惡人！」

晁大舍道：「我合你夫妻一場，也有好來，你休合我一般見識。你還暗中保護著我，我好與你燒香撥火的。」珍哥道：「快燒紙，灌漿水，送到我中房裡去！就是這奴才，不是欺心的極了，我也只等別人處置他，也不合他一般見識的！」燒了許多楮錠，潑了兩瓢漿水，又到靈柩前燒香焚紙。自此一日兩餐上供，再不敢怠慢，再也不敢要處置那計老的父子。

珍哥住了口，一頭倒在地下，就如那中惡的一般，打得那臉與溫元帥相似。也不曾與他穿衣裳，就抬到牀上蓋了被單，昏迷不省的睡去。直到那掌燈的時節，漸漸的省來，渾身就如捆綁了一月，打了幾千的一般痛楚，那臉上脹痛得難受。日間的事一些也不記的，旁人一一與他學了，要了鏡來，燈下照了一照，自己唬了一驚；雖是罷了，心裡還有些昏迷，身子就如在半空中駕雲的一般。差了人挨出門問楊古月要了一帖「安神寧志定魂湯」來吃了，次日還甚是狼狽。

再說伍小川、邵次湖把晁大舍一班男婦罰的銀子，依了限，早早的完了。那兩個姑子果然依了那縣尹的話，沿門抄化，三兩的，五兩的，那些大人家奶奶佈施個不了，除每人上了十兩，加了二兩五錢火耗，每人還剩二三十兩入己，替那大尹念佛不盡的。

只是好壞計都父子八刀大紙，通共得六十兩銀子方可完事，總然計氏與了那幾兩銀子，怎便好就拿出來使得？單要等晁大官退出地來賣了上官。晁大舍道：「大尹只斷退地，不曾帶斷青苗。如今地內黃黑豆未收，等收了豆，十月內交地不遲。」千方百計勸掇。那伍小川兩個受了晁大舍的囑托，那凌辱作賤，一千個也形容不盡那衙役惡處！一日，又到了計家，計都父子俱恰不在，那伍小川就要把計巴拉的娘子拿出去見官監比。正在那裡行兇，計巴拉到了，好央歹央，略略有些軟意。計巴拉道：「晁家的銀子定是完了。那兩個姑子的銀子一定也還未完。難道只我父子兩個相欠？」

伍小川怒恨恨的從襪桶內拿出一個小書夾來，打開書夾，許多票內，揀出那張發落票來。一干人並那兩個姑子的名下都打了「銷訖」的字樣，只有計都計巴拉的名字上不曾完納。與計巴拉看了，說道：「若不是單單剩了你父子的，我為甚這等著極？完了事，難道就不是朋友親戚了？」一邊說，一邊收起那個書夾，往襪桶裡去放。誰想那書夾不曾放進襪內，虛放了一放，掉落地上了。計巴拉把布裙帶子解開結，把肚凹了凹，往前走了一步，把布裙掉了，推在地下拾裙，把那書夾拾在袖內。伍小川還喬腔作怪的，約了三日去完銀，若再遲延，定然稟了官，拿出家屬去監比。送出伍小川去了，拿到自己房內，開了書夾看時，內裡牌票不下一百多張，也有拿人的，也有發落的；又有一折拜帖紙，上面寫道：「晁源一起拘齊，見在聽審。」旁邊硃筆寫道：「再換葉子赤金六十兩妝修聖像，即日送進領價。」

計巴拉道：「如何要換金子卻寫在這個帖紙上？」又想起那一日，在錢桌上換錢，晁住正在那錢桌上換金，「見我走到跟前，他便說：『我轉來講話，你且打發錢。』我問那錢桌上的人：『晁住在此作甚？』他說：『有兩數金子正在要換，講價不對，想還要轉來哩。』我問道：『他換金子做甚麼用？』他說道：『那曉得做甚麼用？只見他滿城裡尋金子，說得五六十兩才夠，又用得甚急。』誰想是幹這個營生！伍聖道這兩個狗人的也作賤的我們夠了！今日失落了這些官票，且有些不自在哩！」又想到：「這伍聖道比邵強仁還兇惡哩，他一定知道是我拾了，回將來索要不得，定是用強搜簡，若被他搜將出來，他賴我是打奪他的官票，事反不美。」看了一看，把眠牀掀起一頭，揭開了一個磚，掘了個洞，把這書夾放在內，依舊使磚砌好了，把牀腳安在磚上，一些也看不出。剛剛收拾得完，只見伍小川同邵次湖又兩個外差，伍小川的老婆、兒媳婦，兩個出了嫁的女兒，風火一般趕將進來，伍小川把計巴拉兩頭碰得發昏，口說：「你推拾布裙，把我襪子割破，取了我的牌夾，你要好好還我！」一面叫他那些女將到計巴拉婆子身上，臥房裡，沒一處不搜到；外面將計巴拉渾身搜簡，那裡有一些影響？

計巴拉道：「這不是活活見鬼！你若剛才搜得出來，我只好死在你身上罷了！你既搜不出來，你卻如何領了這許多人，不分裡外，把婦人身上都仔細摸過？」拿了一面洗臉銅盆，把街門倒扣了，敲起盆來，喊道：「快手伍小川，領了男婦，白日抄沒人家！」左右鄰舍，遠近街坊，走路的人，擠住了上千上萬。計巴拉一一告訴。那些人說起縣裡馬快就似活閻羅下界地一般，夾得嘴嚴嚴的走開去了。剩了不多幾十個人，叫計巴拉開了門，大家進去，果然有十二三個男女作惡搜簡。那些人那有個敢說他不該領了許多人，不分內外，往他臥房，又向他婦人身上搜的話？都不過委委曲曲的勸他罷了。

那伍小川在外面各處搜遍，只不曾番轉地來。那伙婆娘在計巴拉婆子褲襠內，胸前，腿內夾的一塊布內，沒有一處不摸到；牀背後，席底下，箱中，櫃中，梳匣中，連那睡鞋合那「陳媽媽」都番將出來，只沒有甚麼牌夾。自己也甚沒顏面，燥不搭的，大家都去了。計巴拉道：「你這等上門凌辱人家，你莫說是武城的馬快，就是武城縣大爺，我也告你一狀！」那伍小川、邵次湖雖也自知理虧，口裡還強著麻犯了幾句才去。計巴拉道：「想我若不把銀子急急的上完了，合他說話也不響！」

那時正是景泰爺登極，下了覃恩，內外各官多有封贈，那珠子貴如藥頭一般，把那計氏交付的兩條珠箍，到古董舖裡與他估就了換數。誰知這樣貨好大行情，亂搶著要換。那陳古董除打了二三十兩夾帳，計巴拉還得了七十六兩銀子。走到縣前那馬快房內，只見淨悄悄一個人也沒有，又走到庫門口，剛剛只一個張庫吏有那裡靜坐守庫。計巴拉與他相喚了，說要交那罰的紙價。張庫吏道：「只還得同了原差拿了票來，我照票內的數目收了，登了收簿，將你票上的名字榻了銷訖的印。如今原差不來，我倒可以收得，只是欠沒了憑據。」

計巴拉別了出來，那縣裡邊也是冷冷落落的，從禮房門口經過，只見一個人一隻手拿了一張黃表紙寫的牒文，一隻手拿了把鑰匙在那裡開門。原來那人是計巴拉的表弟方前山，應充禮房書手，讓計巴拉到房坐下，問計巴拉來做甚事。計巴拉道：「我拿了銀子來上紙價。」方前山道：「上過了不曾？」計巴拉說：「庫吏因沒有原差，所以不曾收得。」

方前山說：「這銀子且等待幾日，看看光景來上不遲。如今大爺生了發背大癰，病勢利害得緊。昨日往魯府裡聘了個外科良醫姓晏的來，那外科看了，說是『天報冤業瘡』，除非至誠祈禱，那下藥是不中用的，也便留他不住，去了。外科悄悄的說：『這個瘡消不得，十日就爛出心肝五臟來哩。』我適才到了城隍廟叫崔道官寫了疏頭，送到衙內看過，要打七晝夜保安祈命醮哩。」

計巴拉道：「我一些也不聞得，是從幾時病起的？」方前山道：「難道這事你不曾聞見麼？就從問你們的官司那一日覺得就不好起，也還上了三四日堂，這四五日來倒動不得了。那日問時，我料的你與計姨夫每人至少得二十五板，後來他過了過簽，憑計姨夫頂觸了一頓，束住了手不打，把眾人都詫異的極了。誰知有個緣故：他原來手去過簽的時節，看見一個穿紅袍長鬚的人把他手往下按住；到了衙裡，那個穿紅袍的神道常常出見，使豬羊祭了，那神道臨去，把他背上搭了一下，就覺的口苦身熱，背上腫起碗大一塊來。說那神道有二尺長鬚，左額角有一塊黑痣。這是家人們悄悄傳出來，他裡邊是瞞人，不叫外泄的。」

計巴拉道：「據這等說起來，這神道明明是我公公了，我的公公三花美髯，足長二尺，飄然就如神仙一般，左邊額角上有錢大一塊黑痣，但不知公公如何便這等顯應？你為甚的料得他那一日要打我們哩？」方前山道：「難道這樣事，你們又不曉得？那一日，我剛在衙門傳桶邊等稿，一個管家在傳桶邊往外張了一張，把我不知錯認了是誰，叫我到跟前遞出一個帖來，卻是伍小川、邵次湖的稟帖，說：『晁源一干人犯都齊到了，見在聽審。』大凡是這樣的稟帖傳進去，定是有話說了。我接來朝了日頭亮照看，那朱判的日子底下有『五百』二字，旁邊硃筆又寫道：『再換葉子赤金六十兩妝修聖像。』這是嫌五百銀子少，還要叫他添六十兩赤金。晁家那半日內把城中金都換遍了，轟動的誰是不知道的！」計巴拉道：「那個帖子怎樣了？」方前山道：「我恰好出來，撞見了伍小川，把與他了。他既受了他的厚賄，說甚麼不打你們？他那日又在皂隸手裡大大的使了錢，囑托他重重加刑。若不是計爺暗

中保護，你們不死，也定要去層皮的！」

計巴拉道：「賢弟，你既曉得這等詳細，如何不透些信息與我，叫我們也準備一準備！不枉了是我們兄弟一場！」方前山道：「表兄，你凡事推不曉得！你有我這個表弟，你又不曉得；我在禮房，你又不曉得；適間不是我喚你，你到如今還不曉得有你這個表弟哩！我卻往何處尋你說信？」計巴拉問說：「伍小川、邵次湖這三四日不曾到我家來作賤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方前山說：「如今那個伍小川、邵次湖還敢在外行走？那些行時道的馬快如今躲得個寂靜，恐怕那許多的仇家要報怨倒賊哩！」

兩個正說得熱鬧，只見衙內傳出兩三張白頭票來：一張是叫工房到各板店要尋極好的杉板；一張是叫買平機白布二百匹，白梭布二百匹；一張是要白綾子十匹。又叫禮房快送進牒文去看，明早起建道場：頭一日是本官親屬主醮行香；第二日是鄉宦舉貢；第三日是闈學師生；第四日是六房吏書；第五日是皂快一切衙役；第六日是城內四關廂各行戶；第七日是向上百姓們。那第七日百姓們也不下有二三千人，倒也虧不盡那個署捕的候缺倉官，差了闈捕衙的皂快，抗了牌，持了票，不出來的，要拿了去打；所以只得三分的，五分的，也攢了有好幾十兩銀子。那倉官與皂快分過了，剩了五六兩，與了那些道士做了本日的齋錢。

計巴拉到了家，與老計一一告訴了，方曉得裡邊有這許多的原委，同計巴拉即時買了紙錠，辦了羹飯，叩謝他父親計會元暗中保護。那伍小川、邵次湖也從此再不來上門作賤。後來這六七十兩紙價大虧了那個禮房表弟的濟，不曾丟在水裡。

又過了兩三日，果然衙裡傳出來：那個武城縣循良至清至公的個父母果然應了晏外科的口，爛的有鉢頭大，半尺深，心肝五臟都流將出來。那些忤作行收斂也收斂不得，只得剝了個羊皮，匭圍貼在那瘡口上，四邊連皮連肉的細細縫了，方才裝入材內。過了五七，追薦了許多的道場，起了勘合，同家眷扶柩回家。那大尹原籍直隸薊州人，行到永平府地方，剛剛遇著也先擁了正統爺人犯，將一節騾馱馬載車運人抬的許多細軟劫了個「惟精惟一」，不曾剩一毫人欲之私。幸得人口藏躲得快，所以到都保全，不曾傷損了一個。虧不盡那盧龍知縣是他鄉里，把靈柩浮葬了，將家眷一個個從城下拔將進去，送在個行司內住了，等也先出了口，備了行李，打發得回薊州去。這正是：

惡人自有惡人磨，竊盜劫來強盜打。可知天算勝人謀，萬事塞翁得失馬。